



## 平凡中的坚韧

文孙功俊

《草民》是作家蔡崇达“金色故乡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以福建东石为背景,通过七篇短故事,串联起老中青三代人的生活片段,构建了一幅生动的草根生活画卷。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厚的文字功底,将每一个平凡故事赋予了不平凡的意义。

书中的人物形象鲜活,有为了生计奔波的农民,有在市井中讨生活的小商贩,还有为了梦想不懈努力的青年。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无助与挣扎,还是面对社会不公时的愤怒与抗争,抑或是日常生活中的温情与关怀,都让人感同身受。

作者在开篇中说,草民一个个身影,如腥臭的滩涂里抽出的那一根根又灰又绿的草,他们和它们一起在摇曳,被风刮倒……我们看到曹操荒诞名字为他带来的侮辱,看到蔡耀庭和许安康因为不同的境遇,在台风天的海边礁石相遇,看到秋姨在丈夫死后,和老天一次次次的赌博;看到曹操每天在门口问的那句“你今天感觉好吗”,看到许安康从海边回家路上遇到儿子后,儿子对他喊着“爸,我们赶紧好起来好吗?”,还能看到整个宗族上下下为了秋姨的忙上忙下。七个故事看似独立,其实人物之间互有关联,上一篇中的人物可能会出现于下一篇里。每一个故事似乎都在回答作者在封面提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凭什么生生不息。”

七个故事中,我最喜欢《转学》。它主要讲述了许安康因为公司破产,感到心理压力巨大,决定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回到东石镇的故事,反映了现代人在面对生活变故时的复杂情感和心理状态。读完这个故事感觉许安康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悲的是他贪欲太强,不知满足。能被国有研究机构招聘,这是万千学子梦想的高度,而许安康却不珍惜,盲目下海,最后赔光了积蓄卖房还债。喜的是许安康失去在北京的一切回到东石镇,一度迷失了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最终是家人帮助他战胜困难,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整个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与追求,让人在阅读中体会到人性的美好。

“欢迎你再来”不是书中最惊艳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个故事,因为它的核心是父亲。“年轻人喜欢赖床,年轻人必须拼搏,年轻人要规划好自己的未来生活。”我们与书中人物一样,生活中与父母渐行渐远后,才开始从意想不到的世中懂得了曾经的父母。《台风来了没》中的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所著的《中国绘画源流》以时间为轴线,从史前的陶器彩绘到春秋战国的漆器纹饰、汉代的砖石画像,从王维、赵孟頫、八大山人、石涛等历代名家到一幅幅照耀古今的传世之作,对中国绘画历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该书将远古与现代相串联,构筑起贯穿数千年的风雅传承,展现了中国绘画艺术丰盛而多姿的发展历程。

透过一片彩陶,可窥见中华史前文明的“艺术浪潮”。书中指出,以火来烧制泥土而制成陶器,是人类文明史往前迈进的重要一步,由此出现了审美准则:平衡、对称、圆润、细腻,等等。人类的绘画,始于记事的功用,始于探索未知、崇拜信仰、模仿自然以及追求美好的事物。“考古学把人们带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之中,那些被发掘出来的陶器似乎在叙述着历史。”作者感慨,依附于器物的绘画从早期一般性的装饰到主题性的表现,使中国绘画发展史又前进了一步,促进了独立绘画在审美道路上的发展。

一部厚重凝练的中国绘画史,亦是一部丰富鲜活的绘画作品史。作者围绕“顾恺之与魏晋美学”“隋唐五代绘画与文人画之祖王维”“宋徽宗的画院与宋代绘画”“赵孟頫与‘元四家’”“‘明四家’与明代的多元发展”等议题,论述了西汉以来的主要画派和画家,对其风格演变、技法沿革、流派形成、题材变迁等进行了剖析,在诠释历代作品审美情趣和艺术创造的同时,也揭示出所蕴含的华夏儿女独有的精神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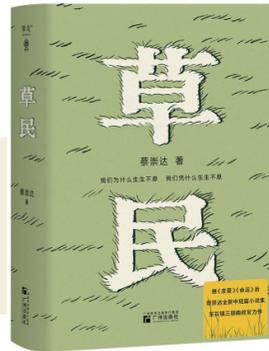
无论中西,围绕著名画家往往会衍生出很多故事,而顾恺之无疑是在中国绘画史上话题最多的一位。顾恺之生前就为人们津津乐道,而画史上的传播更是千年不息。作者认为,关于顾恺之的传说对今天的艺术家仍然有启示意义。比如说顾恺之对艺术的“痴”,这个“痴”不是一般的痴迷,还表现在他对艺术的尊重和敬畏、坚持与恪守。他的《女史箴图》可谓是一部非

许安康和蔡耀庭,两个中年男人在失败后的自我救赎,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坚韧与不屈。他们面对生活的重压,没有选择逃避或放弃,而是在台风中找到了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这种精神正是《草民》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即使生如草芥,也要有名有姓;即使命运多舛,也要奋力抗争。”一种人生启迪。

在《草民》中,蔡崇达深刻挖掘人性中光辉一面,呈现了一系列在苦难挣扎中的坚韧、善良与勇敢。这些人物所展现出的品质,正是人性中最宝贵动人的部分。他们身处社会的底层,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一种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同时,《草民》也是一部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化画卷,通过细腻笔触描绘了福建东石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小镇。

蔡崇达的文字总是那么细腻而真实,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将普通人的故事娓娓道来。从《皮囊》到《命运》,再到《草民》。“我借由抵达一棵草的底部,看到了另外一棵草的根部,我看到了,原来所有的人灵魂的根部,和草一般,相互连结、相互支撑。七个故事各自如同破土而出摇曳在风中的草,但在它们的底部互为彼此。”蔡崇达如是说。在他的笔下,“草民”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的人。他们或许平凡,但他们的故事却充满了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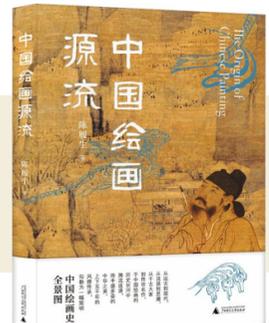
书中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没有英雄主义的颂歌,而是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揭示了社会底层的艰辛与不易,以及他们在逆境中展现出的坚韧与乐观。毫无疑问,《草民》不仅让我看到了“草民”们的生存现状,更引发了我们对于社会、人性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常特别的教科书,教导“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古人如何传播自己认同的价值观? 绘画就是方式之一,让人们看了画之后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该何去何从。

目后人尊称“诗佛”王维,其实还是文人画的始祖,他将中国山水画引入他倾心的田园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山水田园诗的意境,是文人理想境界中归隐的核心。“而王维在诗和画中传达的‘禅意’,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加强了他艺术中的禅的境界,这同样是文人画所表现的人生哲学中超越自我的升华。”因此,与“空”“静”关联的是自然中的“幽室”“深林”“明月”等,与“隐”关联的则是“独坐”“弹琴”“长啸”等,这些禅境的美学魅力,又简化为“空灵”“淡远”的文人趣味。在作者看来,王维的绘画完全脱离了“教化”的意义,其文人属性区别于职业画家和民间工匠,为文人画划定了范畴。

煌煌画卷,风雅传承。国画大师傅抱石曾说:“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形式。”跟随作者的笔触,溯源溯流,绘画作品中隐藏的深意毕现,人物画之劝人向善,山水画的淡泊平和,花鸟画之歌颂生命。而从绘画的视角回溯中华文明,既典雅悠远、清逸出尘,又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穿越数千年的时空,中国人绵延不断的智慧与创造力跃然画上。



##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文刘敬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没有天赋,再也没有比这种清醒的自知更令人沮丧的了。”唐玉霞在《幽暗密林的独自狂欢》一文中如是感喟。实际上,熟悉唐玉霞的读者自然懂得,这是一种自谦,一种自省,亦可言是一种自我勉励吧。要知道,这篇文章出自她的新著《和张岱一起看雪》,而在此前,她先后出版的《城人之美》《悠然岁时迁》《陌上芙蓉开正好》《回味:低头思故乡》等散文随笔集,早已是有目共赏,拥趸者众。

《和张岱一起看雪》是唐玉霞近两年的报刊专栏文章集结。全书三辑,分别唤作《字里相逢》《书边岁月》《一纸情深》,简洁明了而又巧妙蕴藉,一个热爱文字、读书成癖、乐于创作的作者形象已轮廓渐明。有道是“题好一半文”,浏览书中文题,短者居多,长者偏少,或长或短,皆见匠心:《旧日红》《我的鲁迅》《告诉我,哪里不冷》《在邮票大的地方建立乌托邦》……有诗意,有想象,有悬念,有妙喻……

因是专栏,囿于版面,篇幅往往不长,“唱念做打”却不可或缺,故而作者须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深厚底蕴与扎实功力。细细读来,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专栏文章,与唐玉霞过往的散文随笔类文字风格确有不同,多为叙议结合、灵动活泼、个性鲜明之作,常能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开阖张歛,纵横恣肆,宛似饕餮盛宴。从首篇《和张岱一起看雪》始,至《廊桥遗梦》终,唐玉霞所赞赏的对象,多是广大读者所“熟识”的名家名作,古今中外,不分流派:张岱、鲁迅、王安忆、海明威、屠格涅夫,《红楼梦》《大地上的事情》《枕草子》《德伯家的苔丝》《伤心咖啡馆之歌》……然而,读者越是“熟识”,专栏越是难开,因为作者更须下笔有新意、行文见智慧、妙论透雅趣,否则读者才懒得买账。好在唐玉霞已经成功“拿捏”,其专栏能遍地开花,且至今不辍,自是实力与口碑的双重彰显。

书中文字,与传统意义上的书评、书话等亦不相类。唐玉霞常能从宏观的角度入手,却又能从微观层面进行细致剖析:由文到人,因人及文,笔调从容,精彩纷呈,举凡作品与时代、文学与人生、生活与创作、内容与形式等,皆有涉及——

写张岱,唐玉霞开篇便引用王小波“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的名言,另辟蹊径地点出张岱原是一个“有趣”之人,会玩,会闹,风雅亦奢靡。然而,“繁华靡丽,过眼皆空”,张岱那份超脱物外、寄情山水的情怀还未来得及涵泳咀嚼,“沉痛的国破,剜心的家亡”所酿就的灵魂深处的荒寒,已蔚然蒸腾……作者的笔墨并没有停留在对张岱任一作品的解读与赏析上,譬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而是以文字为媒,悄然引领我们去探寻晚明社会的文化生态和以张岱为典型代表的晚明名士的精神世界,进而通过与李渔、余怀等人及作品的对比,揭示出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对于人生、社会、历史、艺术等的独特思考与共同追求,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晚明文化别样生动的画卷。

写鲁迅,唐玉霞落笔定调,“真实的鲁迅,不是镀金的。”唐玉霞是作者,也是读者,但她不会莫名其妙地赞美,也不会盲目跟风去批判,而是客观、理性地对鲁迅的文字深入研读,无论是散文、杂文,还是小说、书简;对鲁迅的一生多维勘探,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工作、交友。“注定,鲁迅受人非议诟病最多,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最勇敢的人,最真诚的人,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一往无前的人,一直走在前面的人。”没错,这就是“我的鲁迅”,唐玉霞心中的鲁迅。而近百年来,那些很少能够读懂鲁迅文章,从来不曾走进鲁迅内心的人,偏偏喜欢指手画脚,常常乐于喋喋不休,确是可笑的,亦是可悲的。若是一朝醒悟,揽镜自照,或会发现自己恰是那只“不可语冰”的“夏虫”吧。“对于麻木的世界而言,也许清醒的他最冷。”唐玉霞这样说着的时候,眸子里定然一片晶莹,“我想我愿意有时候想到鲁迅,一如在迷途中看到遥远的灯塔,在千万年的幽闭中看到星光……”

写清少纳言,唐玉霞直言其“笔下有一种清丽的雀跃”。然而,一部《枕草子》,翻来看去,只不过是于“贫贱寂寥中回忆后宫十年的所见所感,所见无非后宫事宜,所感也无非多愁善感。”目光在纸页间逡巡,唐玉霞联想到的却是寂寞的紫式部、潦倒的曹雪芹,是“他们一笔一笔细细描摹曾经珠玉般滴答答落在生活里的感触,像李清照于黯淡的晚年,说:‘不如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有凄凉,有沧桑,还有淡定和深沉。”唐玉霞目光敏锐,感受细腻。她坦言,清少纳言这个文艺情怀了一辈子的女人,她力秉持的清高与矜持,约束了文字里情绪的泛滥,不过文艺或者小资,总有点稚气未脱和此恨只关风和月的执拗,但“我不是笑话,我在这稚气与执拗里和自己劈面相逢。”《枕草子》里草木深,唐玉霞看见的却分明是故乡阡陌间那些她心心念念的花儿……

无须烦琐列举,我自暗里着透。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窥一斑而见全豹”,个人拙见,唐玉霞的这部新著,虽是一本“文艺评论集”,但不管是从谋篇立意、论证手法、表达方式、语言特色等哪个角度看,其文学性、思想性与可读性都远远超出“学术性”。然而,与书籍对话,与作者共鸣,与读者神交,既随心随性、洞若观火,又有趣有味,浑然天成,读来令人颌首会心,不忍释卷,直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不正是我辈“好读书,不求甚解”之人所希冀、所渴求奔赴的文字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吗?

## 穿越时空的风雅传承

文刘学正